

# 牙橋寓言／一九八八

施文儀

## ·之一· 忘我

歸還去年底校友大會藝術品展中之「前進方向」與「舞曲」兩件雕塑作品的過程，凡如平常。雖然此行已非「完璧歸趙」，但是凡石軒的主人黃映蒲却一如往昔地放得下——我們又是一夕長談。

載著一整車的名家創作，飛奔在南下的高速公路上，我失去原有的灑脫，眼前的分道線上，總在不自覺中浮出那斷了手指的「前進方向」幻影；幻影的斷指正指著我，指得令我窒息，也令人迷茫。雖知此刻的窒息與迷茫不是忘我的境地，但我却迷戀在此種瞋中帶痴的心境裏，旁若無人，向前奔馳。幾年學佛的根基，也仍不忘其勸世的角色，在我耳邊喊著：「不能再瞋，不能再痴！你的心已全然被『是誰弄斷』、『十分抱歉』和『十萬賠償』占領了，快醒吧！」迷覺的輪迴中，我安全的抵達凡石軒。生命雖猶存，我發現慧命却減了不少！

主人說：「塑造佛像之首要在於心，不在於技巧。若心中有佛，則泥土不待你塑而自有佛，因此塑造的過程與技巧，只不過是塑像之助緣而已，若能夠忘却『能塑之我』、『所塑之土』及『所塑之像』，如此能所雙亡，則該佛作品方是佛之最佳表現，雖受千萬人膜拜，無愧矣！」

時下能忘我者，恐怕較少了；病人上門時，能秉持如塑佛像之心者，更不多見。苟能忘却「時間即是金錢」，能不厭其煩地為病人教育與解惑，能不省却任

何應有的治癒步驟，能不一見缺牙即反射地想到錢，能做個「忘錢」的牙醫師，雖不能達忘我之境界，但套句俗話說：「沒魚，蝦也好！」也就可以了。

我和方隆琦醫師，經常在賦予「牙橋」新生命之際，徹夜未眠，而「牙橋」也在我們累得人在何方，身在何處都渾然不知之時，一期一期的誕生，一期一期的成長，雖然這還談不上忘忘我，但畢竟如果不是我們忘了些什麼，何來牙橋？

## ·之二· 誰在控制牙橋

筆者曾於第十期牙橋的「大家談」專欄中，發表一篇評論，討論有關台北市牙醫師公會的某一錯誤政策，由於題目使用「強姦」二字，而文中又出現「明裡求歡，暗中強姦」等字眼，乃引起部分所謂「衛道」人士的抗議。

「牙橋是一本正當的刊物，實在不應該出現這些不倫不類的字眼！」

「難道就不能用別的形容詞來描述嗎？譬如說……」

「人家主其事者也都認錯了，難道就不能心存仁厚一點？這實在是太……」

筆者正值年輕氣盛，血氣方剛，得理不饒人，據理抗辯。「衛道」人士接著又說：

「反正牙橋現在控制在你的手裡，你要怎麼寫，我們也管不著，不過我還是覺得……」

筆者聞言，肝火熾燒，火循三焦而上，鬱結於心，久久不能平輔。感嘆有人竟然對一個因公

忘私的人之行事，使用「控制」二字來形容，其惡毒恐不下於「強姦」二字，難道算是「現世報」？

香港明報總編輯董橋說：「新聞是不可能客觀的。如果有那個雜誌自稱客觀，也用所謂『客觀』來處理，是很難起來的。沒人會理他們。現在有名氣的雜誌報紙，都是有強烈的性格，也就是注入主觀於事實的陳述中。」

「煽色腥主義（Sensationalism）的新聞是扭曲新聞事實。強烈性格的媒體則不同，他們不扭曲事實，他們把發現的事實重排，注入他們對整件事的見解，給讀者看懂前因後果。」

「掌握追求事實（Fact Finding）一途，不扭曲事實。否則一不小心就落入煽色腥的新聞處理。」（請參考牙橋第八期「楊憲宏文摘專欄」中「跟中國的夢賽跑」一文）

如果董橋說得沒錯，如果說真的有人在控制牙橋，那就只能說牙橋被牙橋全體工作同仁的主觀意識所控制，而牙橋何嘗不是根據事實，依據不扭曲，不誇大的原則，加入牙橋同仁們強烈的性格，所製造出來的產物。

「大家談」，為一作者各自為其文章署名負責的專欄，只要報導評論中，能不失董橋先生所述之原則——追求事實，何妨藉著作者個人的強烈性格與主觀陳述，達到與讀者的共鳴，倘若仍有批評或可為文指正，讓更多讀者參考，作者也應虛心接受，不妨把他當作「報應」。筆者終於走出鬱結的束縛，並慶幸自己還年輕。

（本文作者為北醫牙科十九屆校友，現任台灣省政府衛生處技正）